

娛書堂詩話
江西詩派小序
姜氏詩說
滄浪詩話



卷之四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姜氏詩說

姜夔錄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榆園叢刻皆收有此書榆園本作白石道人詩說附白石道人詩集後無白石自序又以跋入詩說學海本在先又有自序及跋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序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巖。至雲密峰。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絕。卽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間。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闔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卽前揖之。相接甚溫。便邀入舍內。煎茗茗共飲。從容問從何來。適險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置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忽忽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歷間生。始大驚。忘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語。啜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借來。在官道相候。告別出至橋上馬。徧詢土人無知者。惟一老父嘆曰。此老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欲與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寶枕中。時時玩味。好事者有聞。開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

白石姜夔堯章書

姜氏詩說

宋 姜 夔 堯章錄傳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脉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停勻。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爲。

雕刻傷氣。敷演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演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篇終出人意表。或返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終曰引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蛩口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詩有出於風者。有出於雅者。有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有餘字。篇中有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爲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勝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詠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遠。句意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事出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尾語。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詞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蘊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聲韻。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蹄者乎。嘻。吾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予乎。